

年前,杭州“观言”老板娘照例寄来伊老公自制酱鸭一箱(如一些杭州男人一样,此公每年在乡居自制“酱鸭儿”,有年头,亦有念头)。遂照例分赠邻居亲友,余下两枚,照例日夜高悬阳台晾衣架上。

年前日日好日,无雨,有风,坐望阳台上酱鸭于风中摇曳生姿,滋味想必愈发与日与风皆美——电视里看到一位伦敦的北欧籍熏三文鱼师傅,噱头邪气好,钢琴弹弹,一头熏熏鱼,一头爵士唱唱,伊讲:“三文鱼么,就应该在风中移动,这样子,味道就能迁移(would be a migration),就能在鱼中注入能量,利用风的能量,刺激蛋白质和酶,鱼就不是死的,是活的。这非常诗意。”

天上大风,吹万不同。年里吃剩的酱鸭,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却是大好东西,今天的杭宁绍之法,米饭,须是剩饭,冷的最佳;酱鸭,须是残鸭,剩得更好。等于烤鸭店里的“鸭架”,筋筋骨骨,皮皮肉肉,曲径通幽里,拐弯抹角处,甚至骨头缝里的隐秘、阴翳、暧昧、嶙峋,皆不可

酱鸭泡饭

沈宏非

其实,新炊米饭、新蒸酱鸭亦无可,不乏味但终究无趣。这个时候煮这个,即便是新鸭新饭,总得设法摊冻致残,摆出一副“只是在处理残羹冷炙”的样子才好,正如《法兰西特派》里杂志主编的台词:“Just try to make it sound like you wrote it that way on purpose.”灶火虽旺,却不宜久留。酱鸭入味略需时,久煮则米饭易糊,粥样面目全非。先煮鸭,再落米饭,则颗粒感数数然,酱奶香油油然。

虢国的魅力

刘蔚

绝句。《虢国夫人春游图》设色典雅富丽,格调明快生动,它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人物画向现实生活转型的杰作,也洋溢出雍容开放乐观的盛唐气息。再看张祜的七绝——“虢国夫

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则是一首含而不露的讽刺诗。虢国夫人因妹妹杨贵妃的缘故受到唐玄宗的特别宠恩,竟然打破皇家女眷不得早朝的规矩,骑着车马自由自在地进宫门;而且自恃美艳过人,敢于素面朝天地去见皇帝。诗人平实的笔触巧妙地勾勒出了虢国夫人自信傲娇、刻意承欢的形象。不过,反向思维,杨贵妃三姐能获得虢国夫人的封号,想必当年的虢国一定是富甲天下的,这才配得上她的身份。然而,史书中记载的虢国的悲剧性结局,却是明明白白,流传至今。

对中国古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假道灭虢”和“唇亡齿寒”的典故与成语。晋献公图谋不轨,欲灭虢国,但它们中间隔着一个虞国,虞虢互为依靠,关系不错。如何对它们分化瓦解?晋献公采纳了大臣荀息之计策,将晋国出产的美玉和良马献给虞国国君,换取他同意借道给晋国去攻打虢国。贪财的虞公居然同意了。大臣宫之奇竭力反对,他说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

偶然

蒋力

小说的开头。偶然之后,她与他都往前迈了一小步。那一小步,看似蜻蜓点水般地轻盈轻松,止于纠缠之前,不至于自我遣责。没有在偶然阶段结束,也没有把偶然带进俗套。

即便是两颗各有固定轨道的星,也会偶有趋近的时辰吧?况且,她与他还具有相同的爱好和相近的职业。她与他,因此而有了少许的书信、文字往来,有了少许的工作交往,甚至还有偶尔一次的不期而遇。

无数的文字往来,或是零散短章,即是这样,也可能引起他人的不安或戒意。少许的工作交往,为的是同样的目标,那目标,或是具体的某人,或是宽泛的某个行当。认知上的差异,在她与他之间似乎很小,几近于无,但没有人要把她与他定为工作搭档。如若真的成了搭档,又怎能保证事事顺利如意呢?连之后的不期而遇大概都不会有了。

他欣赏她的纯,他知道自己做不到那一步。他也欣赏她的随心所欲,乃至随遇而安。

他只知道她这些年来一直写歌词,不知道她还一直写随笔。

如今,她编好自己的随笔集后,问他:能给我写篇序吗?

在他的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向他提要求,而且没有什么限制。

集子中的文字,他只给了他三四篇。从这三四篇中,他看到的是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间的她,介于清纯和羞涩之间的她,介于抒情和哲思中的她。读了之后,有联想,有愉悦。这两点收获,估计其他读者也会有。

既然没有限制,他就随心所欲地写了这么篇既不着调也不靠谱的“序”。题为“偶然”,看似偶然,实则存了他与她三十多年的故事。他又怎能不“限制”呢?稍不留意,你和我就会溜进去了。



黄河远上白云间 (草书) 孔德元

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岂会放过我们,虞国不就跟随着完了?但虞公一意孤行。想想虢国也蛮悲催的,身前有虞国挡着,还是被贪婪狡诈、借道于虞的晋国灭掉了,看来摊上一个猪队友早晚得栽在它手里。当然,更搞笑的其实是虞国,晋军回程时顺手牵羊,又把虞国灭了。历史就是这样地富于戏剧性和充满讽刺感。

参观虢国博物馆,博

在她与他,原本各居一隅,各行其道。他把她与他的相识归为一种偶然,她会赞同吗?其实那确是偶然,偶然得来不及酝酿动机,偶然得像是一篇小说的开头。偶然之后,她与他都往前迈了一小步。那一小步,看似蜻蜓点水般地轻盈轻松,止于纠缠之前,不至于自我遣责。没有在偶然阶段结束,也没有把偶然带进俗套。

在《乔妍的心事》的原著小说《大乔小乔》(张悦然著)里,乔妍姓许——因为在十五岁那年,办身份证的时候,她改成了姥姥的姓。在这部小说里,许妍和她的姐姐乔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困在由于生计问题引发的家庭困境里。她们的父母,将平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将无法化解的一腔怨恨,分摊在了姐妹俩羸弱的身躯中。“她们的不幸,最终都会成为爸妈申冤的资本。”我一直记得看小说时,被这个冷静而酷烈的句子击中的瞬间。

在小说里,许妍和乔琳的父母兜兜转转,一辈子也走不出申冤的死循环。有意无意间,他们试图把姐妹俩也按在泥潭里,一同沉沦。耐人寻味的是,妹妹许妍由于其不被承认的身份,反而得以在姥姥家长大。她凭着身上的那股“想从人堆里跳起来,够到更高处的东西”的劲,至少在表面上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成了有名的主持人,而姐姐乔琳却始终无法逃离既定的悲剧命运。两姐妹在不同环境下长大,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路向。她们既清晰地感知到彼此身份地位的差异,却也总是在对方身上看到另一种可能性。

《大乔小乔》在改编成电影之后,有了一个新名字:乔妍的心事——自始至终,乔妍都是乔妍,没有姓过许。整部电影在情节走向和人物轨迹上,都与小说相去甚远。也许,考虑到对历史伤痛的深度剖析是文字而非影像的专长,所以这一部分在电影里被最大程度地压缩和淡化。姐妹俩复杂暧昧的关系也被简化掉了光谱中的灰色地带,留下了大体上非黑即白的两极。“身份”的合法性成了电影情节线上的矛盾焦点。这是一个不失诚意的、试图四角俱全的改编,你能看得出编导在努力遵循商业片逻辑的前提下如何小心翼翼地堆叠上文艺审美(如今这几乎是挤进院线的唯一生存之道),比如摄影和音乐都比一般的行货具有更大的野心。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之路上,电影在不得不失去某些文学性元素的同时,终究保留,甚至放大了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因此,哪怕在后半部分一场接一场动作戏的缝隙间,我依然能在大银幕上辨认出小说的精神内核。我不得不承认,女性之间爱恨交缠、血肉相连的关系,固然大银幕上会被削弱了复杂性,却也表达得更直接,更强烈,更呼应当下的时代需求。

于是,我们渐渐看清,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并非严丝合缝的悬疑外壳下,包裹着探讨女性普遍处境的企图。无论是明星乔妍,还是草根乔妍,起初,都是凭着被剥削和利用的价值才被卷入这场阴谋中的。她们最终意识到绵延了几十年的心结有多么荒谬:究竟是什么,逼迫她们争夺同一个“乔妍”的身份?后来,究竟又是什么,让她们感受到共享同一个“乔妍”所获得的双倍的力量?甚至,当这样的感悟一层层传递到银幕外的观众席上时,我们或多或少地会代入“同一个乔妍”的痛切与释然。

虢国的虎贲武士在东征西讨、伐灭商纣、屏藩周室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虎贲的文化传统为历代有志的军人所推崇,抗战时期坚守常德城十五天、打退四万日军进攻的74军57师,就拥有“虎贲军”的威名,功昭华夏。博物馆里大量展陈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与车马

坑遗址,则体现了虢国的礼乐文明、冶炼制造、军事实力所达到的不凡水准,放射出辉煌温暖的文明之光。展品中有两套虢国墓地9号墓出土的编钟,一套为八件甬钟,另一套是八件钮钟,铭文显示它们是虢国国君专用的礼器,系中国考古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两套编钟。玉器展品中有一套栩栩如生的动物玉雕,其中有神秘威严的玉龙,怒吼咆哮的玉虎,振翅欲飞的玉鹰,灵动活泼的玉兔,呆萌可爱的玉鹿等。尤其是那件造型夸张而又精巧优美的玉天鹅,让我想起了三门峡市马路上竖立的“天鹅之城”的大型广告牌,也想起了这些天坐车,有多位司机听说我是旅行者,都不约而同地问我:去湿地公园看大天鹅了吗?它们可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我总是笑笑回答:“大群的天鹅要到11月20日后才飞到三门峡,现在去恐怕时间还早,数量不会多吧。”不过,西伯利亚成群结队的水天鹅每年深秋都会飞到三门峡越冬,让这座豫西名城享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这仿佛是冥冥中的约定,更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美丽而深情的对话。

鲁迅父子与“福民”

吉建富

“福民”即福民医院。自鲁迅1927年10月携夫人许广平来上海,到他1936年10月去世,这家日本人开设的医院就成为鲁迅在沪看病的主要医院。

提及福民医院,院名还是清末民国时期上海商界名人王一亭起的。1920年1月,顿宫宽由东京来沪,他是原上海佐佐木医院院长临终前指定的继任者。1921年4月,医院移至今四川北路1878号(当年的北四川路142号),更名福民医院,即现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

鲁迅是经内山书店的店主内山完造介绍与顿宫宽相识。1929年9月26日下午3时,许广平称腹痛,曾学医的鲁迅知道这是临产征兆,立即送许广平到福民医院,医院副院长兼妇科主任高山章三博士检查后告知,孕妇因年龄偏大,分娩困难。当夜,即将为人父的鲁迅一直守在医院。翌日早晨8时,高山章三博士采用产钳方式让婴儿呱呱落地。据《鲁迅日记》记载,从许广平入院至10月10日平安出院,鲁迅几乎每天都去福民医院探望。10月1日鲁迅去医院时与许广平商定,在上海出生的婴儿,就取名周海婴。许广平出院后,鲁迅定期带海婴到福民医院检查身体,还请中国女护士给儿子洗浴。

1934年,福民医院由原先的3层重建为7层大楼,添置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1936年初,鲁迅病了,便去福民医院做透视和拍胸片,又请熟悉的日本医生须藤来诊治,结论为“气胸”。须藤医生每天到山阴路大陆新村为鲁迅打针,鲁迅病情有所好转。3月初,鲁迅又发烧,曾与鲁迅同住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共产党人冯雪峰与茅盾谈及鲁迅病情,茅盾托史沫特莱女士找来了当时在上海的美国肺科专家,对方检查后坦陈,可能过不了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

鲁迅在福民医院所拍胸片,现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1984年上海市组织23位医生举办了“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诊断结果: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双肺中部慢性肺结核病,右侧肺结核渗出性胸膜炎,与结核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引发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个结论与当年给鲁迅先生诊治的日本医生须藤的判断吻合。



那么大,我们可以透过一场展览去看看,感受东西文化的交融、文明的交汇。我们在博物馆穿梭,似乎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徜徉。而当我带着孩子走进“灵影仙踪”蛇

春与人宜,奔赴一场文化之约

王丽娜

年迎春展,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景。“灵影仙踪”据说以“绿野仙踪”为灵感的。“蛇是一种非常灵动、可以蜕变的动物,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又非常具有神秘感,展览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是‘像蛇一样滑入春天’。”展厅里,孩子紧紧拉着我的手,小脑袋不停地转动,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古老的龟甲,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先人的智慧。青铜器上蜿蜒的蛇纹,简洁而富有力量,仿佛在诉说着远古的故事。孩子不时发出惊

叹,小小的手指着展品,迫不及待地问我各种问题,眼中满是求知的渴望。而当“山海蛇行”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呈现时,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山海经》中的蛇文化,神秘而独特,夸父追日、相柳作乱、玄武镇守……一个个奇异的形象和传说扑面而来,深入人心。烛九阴,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孩子仰着头,听我讲述着这个神奇的故事,她不停地追问:“妈妈,烛九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她的眼中满是对神话世界的向往。吞象的巴蛇,三岁而出其骨,在孩子的想象中,一定是巨大而神秘的存在。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这是孩子曾经了解的故事,但是当拓印的图像映入眼帘时,她还是感到震撼,说这和她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在观展的过程中,我耐心地给孩子讲解着每一个故事,感受蛇文化。看着她专注的眼神,我知道,文化的种子已经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悄然种下。

走出博物馆,孩子兴奋地和我分享着观博感受,她说这是她度过的最特别的新春时光。寰宇东西,山海相会,人随春光,春与人宜。新的一年,春日草木,蓬勃生长;展翅飞鸟,自由翱翔。蛇年新春去博物馆旅游吧,不辜负美好的时光,感悟文化的相融相蓄,感受生活的温暖美好,在新的一年里,让文化的种子在更多人的心中茁壮成长,开出绚丽的花朵。

十日谈

人随春好

责编:蔡瑾 郭影

有一对斑鸠夫妇就看中了我家阳台上的一角角落。